

钻石系列丛书

蓝靖雯

言情小说作品集

风中的花瓣



蓝靖雯

作品集

## 风中的花瓣

男孩：“让我们一起来抓住幸福。”

女孩：“请你给我幸福。”

这是一则求爱对白

男孩与女孩的爱情宣言

我们追求的是

哪一种幸福



丁以琳惨白着一张素净的脸，眼睛直盯着不安而抖动的手指，虽然帮助丁以宁和俞可凡私奔成功，使她对眼前这男人深感愧疚，但是她却没有一丁点儿后悔，反而觉得自己作了正确的抉择。并非柳逸轩这男人不够好，只怪他和俞可凡无缘。

丁以琳始终坚持有情人应成眷属，所以她才毅然决然的说服丁以宁和俞可凡私奔，而无怨无悔的挺身而出收拾这个烂摊子。不管柳逸轩、她的父母，或者其他人如何责备她，她都认了，敢做敢当一向是她最引以自豪的行为准则。

柳逸轩始终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的斜倚在窗台边。

他的眼中充斥着愤恨、受伤、心痛……种种的情绪。婚礼在即，心爱的未婚妻却演出一出逃婚记，对方偏偏又是自己最信任的事业伙伴！过度的愤怒，使他咬伤了自己的下唇，泛出几许血丝。

“柳先生，你的唇受伤了？”丁以琳惊愕道。

“用不着你猫哭耗子假慈悲！你以为是谁造成的？”柳逸轩眼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恨意。

丁以琳不禁打了个寒颤，一股透骨的寒意贯穿全身。

“你以为你这样做很伟大吗？”他咧嘴咒骂。

“我从不觉得自己这么做很伟大，而是……”丁以琳本以为自己够勇敢，偏偏她的声音却不争气地颤抖着。

“而是什么？”柳逸轩语中嘲讽，一步步的向她逼近。

她反射性的瑟缩了一下，背脊紧紧的贴在椅背上。

他像一只猎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她，偌大的右手扎扎实实的掐住她纤细粉白的颈子，左手将她那双小手紧紧的扣在椅背上，更以魁梧结实的身躯，将她的身子逼靠在沙发的一角。

她完全动弹不得，浑身无力，急促而惊恐的喘着气。

“而是怎样？说呀！你不是很能言善道的吗？怎么？”

这会儿却成了哑巴了？”他的眼中尽是残酷无情的恨意。

丁以琳心中有如万马奔腾般的慌乱与恐惧，她隐约闻到自柳逸轩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——

他真想杀死我？！这个念头令丁以琳更加惊骇不安。她发觉自己呼吸愈来愈困难，由小而大的耳鸣声，更令她意识到浓郁的杀意。

然而，她依然不认为自己有错，更不后悔自己主谋策划了这个私奔事件。

“我哥哥和可凡是真心相爱，有情人本就该成眷属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……”她用尽仅剩的一口气力挣扎道。

“住口！贱人！”柳逸轩目露凶光，扣在丁以琳项上的手指，几乎陷入她的肌肤中。

她眼前发黑，直觉血液自脑部迅速的流失，感觉开始麻木……“住手……我会死的……”她气若游丝的呻吟道，接下来她再也没有任何知觉了。

混浊而烟雾弥漫的空气，无情的将昏睡的丁以琳呛醒。她困难的睁开双眼，颈项间微微疼痛，令她更加不适。

丁以琳逐渐寻回昏迷前的情况，她下意识的挺起身

躯，缓缓的抬起头。

正当接触到柳逸轩那自眼眸中射出的两道光芒时，她的心儿偷偷的悸动了一番。

他和以宁一样，是深爱着可凡的。再次意识到柳逸轩的真心，丁以琳竟有着莫名的心痛——

“我该怎么做……才能弥补你所遭受的创伤……”话一出口，丁以琳被自己过于感情浓郁而带着怜惜的声调吓了一跳。

柳逸轩脸上的表情显示他和她一样惊异，还掺杂着不解，以及……某些难言的情愫。

“我是说……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只要能补偿你的损失……”丁以琳连忙自他脸上拉回自己有些失控的视线，故作轻快的解释。

“损失？！”柳逸轩受伤的嘶吼，“你把我可对可凡的爱当成什么？你如何赔偿我的‘损失’？！”他的语气中充满愤恨与轻蔑，显然他因她的话受到不小的创伤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丁以琳为自己的失言感到羞愧，急着向他解释，但当她迎着他那足以教人冰冻三尺的神情时，她说不下去了。

室内再度陷入死寂，丁以琳缩在沙发一角，双膝托着下巴，不敢再抬起头来。她害怕他的视线，那令她感到恐惧、愧疚，还有……莫名的不安与心悸。

柳逸轩毫不掩饰的审视着缩成一团的丁以琳。眼前这个女孩他虽是首次邂逅，但是关于她的大名及一些相关事迹，他早已耳熟其详。原来她就是俞可凡既崇拜又喜爱，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闺中密友。

他不否认自己一直对素未谋面的丁以琳有着某种程度的兴趣，因为依照俞可凡的描述，她们两人的个性正好相反，截然不同。俞可凡纤细脆弱，丁以琳则坚强内敛，怎么也想不透两人竟是好友，尤其今天亲眼瞧见丁以琳后，柳逸轩更不能不承认，她就如俞可凡曾经形容的那般。

不过，这些都不再重要，眼前最令他恨之入骨的是，俞可凡和丁以宁私奔了，主谋正是丁以琳，而明天就是他和俞可凡的结婚大典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他更加愤恨难平。

“可凡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实情的，可是，面对柳家自小将她养大的恩情，她实在说不出口，她……”丁以琳没头没脑的冒出这一大堆话。

“她就和你哥哥私奔，让我明天在众多亲朋好友面前颜面尽失，下不了台？！”柳逸轩的样子像要吃人般恐怖。

“不……”丁以琳抖着声音，似乎想辩驳什么。

“你说你要补偿我？”柳逸轩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虽

然他脸上不再充满愤怒，但却冷漠诡异得骇人心肺。

丁以琳不由自主的猛点头。

“很好！”他露出魔鬼般的笑容。

他不疾不徐的走向她，冷不防的将她拉进自己怀中。

她因他突如其来的拥抱而心脏剧烈起伏；她为自己不自主的心跳加速感到意外……

他故意忽略自己的异常反应，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吻，说道：“明天婚礼照常举行，只不过新娘换成你！”

“呃？！”丁以琳因过度的震惊，小嘴吓成O字型。

他不给她任何反应的机会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会成为我柳逸轩的太太，但是你要牢牢记住，我恨你，恨你自做聪明的剥夺我应得的幸福，这是惩罚你的罪过，而且，我永远不会爱你，也不会温柔待你，你就准备当一辈子的怨妇吧！”

说完，他狠狠的摔开她，狂笑的离去。

她呆愣愣的杵在原地，他的宣告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审判，令她无力动的弹。

“这不是真的……以宁哥哥……”丁以琳两眼呆滞，无力的呻吟，泪水像决堤的洪水般，一倾而下。

她知道柳逸轩要娶她是真的，柳逸轩恨她也是真

的，柳逸轩所说的话更是真的……

但是她不能逃走却更是千真万确的。丁家只是一家小小的婚纱礼服设计公司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，能险象环生的撑到今天，完全是靠柳家的照顾，给他们生意做，否则早就倒闭了。而柳家之所以如此眷顾丁家，只有两个原因，其一是柳逸轩相当赏识丁以宁的设计才能，其二就是俞可凡的关系了。

现在，柳逸轩最赏识的丁以宁和他最爱的俞可凡私奔，他没有理由再维护丁家了，没把他们打进十八层地狱已算是大发慈悲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丁以琳似乎较能接受自己即将面对的命运了。

她一个人的牺牲可换来丁家事业得以保全，丁以宁和俞可凡的恋情永存，还有双亲的安享晚年——

丁以琳凄然一笑。“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！”

她笑得更凄惨了，泪水再度决堤。



国内数一数二的连锁婚纱摄影礼服公司的年轻总经理的结婚大典，自然是盛况空前，热闹非凡。柳逸轩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无限的男性魅力，这更令与会的女性宾客们，羡慕那将与他步向红毯一端的幸运新娘。

尤其，在场的宾客们都迫不及待的想一睹这个，突然阵前换将的幸运灰姑娘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然如此神通广大，能令一直深爱柳家养女俞可凡的柳逸轩，移情别恋，在结婚前夕，抛弃俞可凡，而执意与她共结连理。

较之会场的人声鼎沸，新娘休息室可真是冷清无比，而且还一片愁云惨雾，气氛之糟，比丧礼还有过之无不及！

丁华娟泪眼婆娑，不停的咒道：“你这个贪慕虚荣的贱女人，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竟然耸恿以宁和那个女人私奔！以宁也真够傻，竟然听信你的鬼话，我们丁家真是白养你了，还我儿子来！”她愈说愈激动，终于忍不住歇斯底里。

“阿娟，你冷静一点吧！咱们自己没长眼睛，被自己养的狗咬了，也只有认了，否则还能怎样呢？”丁明安万般无奈的安慰自己的老婆。

“如果是狗，还知道感恩图报，这个贱女人根本连狗都不如，还我儿子来……”丁华娟面目狰狞的向丁以琳扑过去。

“阿娟！”丁明安连忙阻止妻子的动作。

“妈……”丁以琳无力的哀求。

“谁是你妈！我才没这个好福气！贱女人，还我儿子来！”丁华娟在丈夫的怀里，像发狂般嘶吼。

“丁先生，您最好先送丁夫人回去休息，再回来参加婚礼！”一旁的服务人员好心的建议道。

“不必！我和我太太这就回去，这个婚礼我们本来就不准备参加了，你向男方交代一声吧！”丁明安说着就怒气冲冲的扶着丁华娟离去。

“爸……”

“不要叫我！我没这么好命！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我

丁明安的女儿，今后不准你再踏进丁家一步！”说完，他们夫妻俩便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“还我儿子来，贱女人——忘恩负义的狼心狗肺——”丁华娟的咒骂由大到小，由近至远，终至消失。

室内再度恢复平静，丁以琳的心早已碎成片片。

她知道周围服侍她的服务人员，个个都对她投以轻蔑的眼光，还不时交头接耳的唾骂她。

“真没良心，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出卖，难怪她父母那么伤心……”

“还听说，原本的新娘是她的好朋友呢！”

“那不就是她抢了自己好友的丈夫，还让那女孩和自己的哥哥背上私奔的罪名？！真够毒的……”

“那算什么，她连父母都可以不要了，抢了好友的丈夫又算什么，摧毁哥哥的名声就更没什么了……”

“好狠毒的女人啊！亏她生得一张天使般的面孔……”

“那不就对了，你没听人家说，恶魔往往拥有一张天使般的面孔……”

“对对……”

丁以琳孤零零的僵坐在梳妆台前，周遭轻蔑嘲讽的言语，令她早已碎成片片的心，更加的粉碎成灰烬，她恨不得放声大哭，偏偏今天的泪腺特别绷紧，一滴眼泪

也流不出来；她想大声嘶喊，偏偏她的声带今天罢工，发不出一丝声音来。

因此，她只能呆愣愣的坐在那儿，等待婚礼的来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柳逸轩潇洒多情的出现在丁以琳眼前。

“既然你父母临时有事不能出席，就由我这个新郎直接带你进入礼堂吧！”柳逸轩柔情万千的说道，脸上还挂着一朵迷死人的笑容。

周围的人们，无一不羡慕新娘的幸运。而丁以琳却只是无知觉的将僵硬的手交给柳逸轩，任他摆布，顺着他的命令、他的动作行事。

她知道他的柔情万千、温柔体贴都是在作戏，他要与会的宾客相信是他抛弃俞可凡，而不是俞可凡不要他，他是非常要面子的人……她更知道他是恨她入骨的……

不过，这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了，丁以琳就像具没有心的美丽木偶，机械式的做着每一个动作。

会场灿烂夺目的灯光，喧哗嘈杂的人声，令丁以琳感到目眩不适，她只是本能的顺着柳逸轩的步伐，一步步走向礼堂前方。

丁以琳感到眼前一片昏暗，双脚一软，然后便不省

人事了。

“原谅我……”

丁以琳在痛苦的呻吟中醒来。

这是哪里？！

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非常舒适柔软的床上。

床的右边有一个雕琢精细的梳妆台，旁边约莫五步的距离，是浴室的入口；另一面墙的右侧是隐藏式的衣柜和更衣室，左侧是一组豪华而完整的雷射音响组合。

床的右边，走下两层阶梯，连接的是一席长毛的地毯，上面摆设了一组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，靠近落地窗台边，还有一张贵妃椅，由贵妃椅顺着视线的方向直视，便是门口。整个房间都是采用粉紫色系的，几个明显处还贴着“喜”字哩！

显然这房间的一切都是按照俞可凡的喜好设计的。

丁以琳心中隐隐作痛。

如果今天的新娘子是俞可凡，那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。

她有些羡慕俞可凡，但却有更多的自怜。

房门被轻轻敲响。“少奶奶，你醒了吗？”

少奶奶？！那是在叫我吗？

“少奶奶？！”

“哦！我醒了，你请进来吧！”丁以琳连忙说道。

门被打开了，一个打扮轻巧，年纪和她相仿的女孩笑脸盈盈的出现在门口。

“少奶奶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你下楼来好吗？老爷和夫人要见你。”

“呃？你是说……”

丁以琳这才想起自己是在婚礼进行一半时昏倒的。

“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丁以琳对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年轻女孩很有好感。

“我是小翠。”

“原来你就是小翠呀！”丁以琳非常高兴，“可凡常跟我提起你呢！如果你愿意，请叫我以琳吧！”

“以琳……”小翠眼眶一红，直向以琳扑过来，“对不起……为了可凡小姐，让你受苦了，我……”她愈说就哭得愈伤心。

以琳的泪腺终于不再紧绷了，她压抑着自己纷乱的情绪，连忙安抚小翠，“不！小翠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可凡和我哥哥的事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而且，我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的帮忙，事情是无法这么顺利的。”

“以琳……”听以琳这么一说，小翠哭得更厉害了，“对不起，我没想到逸轩少爷会以娶你做报复……”

以琳总算有些安慰，至少，还有一个小翠是了解她

的用心，体谅她的立场的，她的泪水开始夺眶而下。

小翠是俞可凡的贴身丫头，也是柳家中，唯一知道俞可凡和丁以宁相恋的人。

“以琳！老爷和夫人他们……”

以琳一见小翠面有难色，便知定非什么好事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故作轻快，“我会小心应付的，谢谢你，小翠！”

柳文华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绅士，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，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令以琳讶异的是，从他身上竟然找不出一丝商人气味，倒是有着浓厚的书卷味儿。

以琳对柳文华的第一印象相当不错，虽然他始终低着头看他手上的书。

“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？”

“呃？！”以琳这才注意到正在大发雷霆的葛丽雯。她给人的感觉与柳文华正好相反，一脸精明刁钻，十足的商人气势，以琳直觉柳家的大权是掌在这位正满脸不悦的柳夫人手上。

“很抱歉，我失态了。”以琳老实的道歉。

葛丽雯根本没把以琳的话当话，毫不客气的将以琳从头瞧到脚，好像扫描器一样，以琳很讨厌这种感觉，

但碍于情面，只好由她去。

“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勾搭上逸轩的，你要知道，我本来相中的媳妇是可凡，听说你还是可凡的好朋友……”

葛丽雯的鼻子差点儿没笑出气，以琳有些受伤的垂下头。

葛丽雯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反正，只要逸轩高兴就好了，我这个做妈妈的也不便过问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，不过，你既然进了我们柳家大门，今后一切言行举止就得小心谨慎，不可丢了我们家的脸，否则……”她露出如蛇蝎般的表情。

以琳不禁瑟缩了一下，“我会谨言慎行的！”

“最好是这样。像今天的结婚大典，你的行为就很不妥当了，我当然不是说你故意晕倒，没见过大场面吓昏了我倒是能谅解，问题是也要看场合，是吧！”葛丽雯讲话的语气相当刻薄。

“我以后会小心……”以琳满腹委屈，却又不能发作。

“没事了，你回房去吧！”葛丽雯转向小翠，“小翠，以后就由你来服侍新的少奶奶！”

“是！”小翠欢天喜地的答应。

以琳心里也很高兴，“谢谢……呃……”她不知该如何称呼葛丽雯。